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四 鷹四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 湛閱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水生其或不動不覺

不免入野狐窟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

翳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

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

論什麼邊事試舉着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

下卓然而立曹溪樣子一機脫敬云是是

泥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雪竇着語云錯

是什麼話話緊難乘子猶較一着在麻谷又到南泉遶禪牀三匝

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依前泥裏洗土塊再

泉云不是不是何不承當殺人雪竇着

語云錯放過不可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

爲什麼道不是主人公在什麼處這漢元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也好殺人須是

騙却多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果然被

少人來已何爭奈自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爲念要辨他

曲象木牀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

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

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

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錯

落在兩邊你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作卓

然而立且道爲什麼事雪竇爲什麼却道錯

什麼處是他錯處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

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檐箇是字便去見南

泉依然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

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

雪竇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爲
復是同是別前頭道是爲什麼也錯後頭道
不是爲什麼也錯若向章敬句下薦得自救
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佛祖爲師
雖然恁麼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
人口辯他問既一般爲什麼一箇道是一箇
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
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忘底決定滯在這兩
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大下人舌頭須是明
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頌這
兩錯雪竇要提活潑潑處所以如此若是皮
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
繫驢橛上作道理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
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着語鎖斷要
開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

藏主道持錫遶禪牀如是不是俱錯其實亦
不在此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遶禪牀
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
三十威儀入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
我慢爲甚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箇也
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
唯有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
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漏
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是汝不是南泉可
謂見兔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煞即當不是
便休更與佗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
壞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
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
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
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佗麻谷持錫遶禪牀既

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
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
箇漢始得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
問云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
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先輩曾參見
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有
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何眷屬拙
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
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尚莫謗渠好藏云待先
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俛首而已大
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不
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山
到中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
尚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
後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什麼處得此三昧

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云汝道
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
山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
邑云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恁麼說話
豈不是舉一明三見本逐末底漢龍牙示眾
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
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
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
之心也無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碍人之心也
無又云江湖雖無碍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
得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得
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祖
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
得祖佛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
佛意方與從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學

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
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此始
得何故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南泉雪竇
是這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惜取眉毛據今而行切忌拈却

兩箇無孔鐵鎚直饒千手大悲也四海浪

提不起或若拈去鬧黎喫三十棒平天下人不敢動着東西南

北一等家風近日多雨水百川潮落淨

裸赤洒酒且得自家古策風高十二門何

安穩且待海晏河清門門有路空蕭索物一

這箇杖頭無眼切忌向拄杖頭上作活計

也無賺你平非蕭索果然賴有轉身處作

生觀着即瞎者好求無病藥一死更不再活十二時中

者好求無病藥為什麼瞎睡撈天摸地作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瀉山公案相似先將公
案着兩轉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
切忌拈却雪竇意云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

馬四

五

忌拈却拈却即乖須是如此着這兩錯直得
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向
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
長者自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
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
去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鞭為策衲僧家
以拄杖為策祖庭事苑中古西王母瑤池上
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
十二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
二朱門若是會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
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
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
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
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
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

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
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
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
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着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多少

此茫然猶有這箇濟下禪牀擒住與一掌人判

在訝即當作什麼今日捉敗老婆心切已落

便托開天下衲僧跳不出定佇立鬼窟

裏蹉過了也未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

免夫却鼻孔冷地裏有人覷破全得他將勤

力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定方禮拜補拙

忽然大悟如暗得燈如貪得寶將錯就錯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

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

得受用定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

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

佛四 六

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顯脫

一日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

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

了也頭云某等三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

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

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眾云赤肉團

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

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は無位真人

濟便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

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

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擒住云

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

道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峰近前禮

拜云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悲且

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墜殺這尿狀

鬼子又在鎮州齋回到橋上歌逢三人座主
 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
 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
 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
 窮到底去看他恁麼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
 看雪竇頌出云

屬四

七

斷際全機繼後蹤黃河從源頭滿持來何

必在從容在什麼處爭奈有如此人巨靈

擡手無多子嚇殺人少費弄打分破華山

千萬重乾坤大地一時露出墮也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
 黃檗大機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
 不容擬議或若躊躇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
 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巨靈
 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大

神力以手擘開太華放水流入黃河定上座
 疑情如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
 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
 至朝還道伊瞋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
 惺惺麼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
 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
 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
 看

舉陳操尚書看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若不蘊操云弟子恁
 麼來早是不看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日
 個體睡漢賊不打貧兒福便掩却方丈門家已入宅園
 這老賊積了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雲竇頂門
 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具眼且道
 蛇尾當時好與一撥教伊進亦無門還亦

無路且道更與
他什麼一撥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翱同時凡見一僧來先
請齋襯錢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
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
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門云尚書曾

馬四

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
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
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
喪心欲緣而慮亡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為對
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
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
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
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
操又無語門云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却
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

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又一
日與眾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
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
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云上座
僧舉頭書謂眾官云不信道唯有雲門一人
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福福
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瀉山仰山下尊宿
尋常愛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
相爭奈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
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畫一圓相
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辨的句裏藏
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門
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
恁麼地衲僧家如何為人我且問你當時若
是諸人作陳操時堪下得箇什麼語免得雪

馬四

九

寶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竇踏翻頌云

團團珠透玉珊珊三尺杖子攪黃河須是碧眼胡僧始得生錢鏐

馬載驢馳上鐵船用許多作什麼有什麼限且與聞黎着

分付海山無事客有人不安若是無事客也不消得須是無事始

得釣鼈時下一圈學恁麼來恁麼去一時出不得若是蝦蟇堪

作什麼蝦蟇螺蚌恁生奈何須是釣鼈始得雪竇復云天下衲

僧跳不出兼身在內一坑埋却

團團珠透玉珊珊馬載驢馳上鐵船雪竇當

頭頌出只頌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

似這箇些子須是桶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不得作玄妙

會畢竟作麼生會這箇須是馬載驢馳上鐵

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

分付海山無事底客你若肚裏有些子事即

承當不得這裏須是有事無事違情順境若

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方可承當若有禪

可叅有凡聖情量決定承當他底不得承當

得了作麼生會他道釣鼈時下一圈學釣鼈

須是圈學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鯨鯢沉巨

浸却嗟蛙步碾泥沙又云巨鼈莫載三山去

吾欲蓬萊頂上行雪竇復云天下衲僧跳不

出若是巨鼈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衲僧終

不作巨鼈見解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吹火不

可不作僧云廬山實頭人山云曾遊五老

峰因行不妨掉臂何曾蹉過僧云不曾到移一步而

直也似忘山云闍黎不曾遊山赤不如語太多事生

好這老漢惜取蒼毛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

落草之談殺人刀活人劍兩箇三箇要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

向語麻裏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着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爲什麼却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箇蠅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始可提掇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却道闍黎不曾遊山瀉

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瀉山云子試舉看仰云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瀉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豈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爲什

憑四

上

麼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峰麼這僧若是箇漢但云禍事却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闍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不恁麼

出草入草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誰解尋討項門具一隻眼白雲重重千重百匝紅日杲杲破也瞎舉左顧無暇瞎漢依前許多伎倆眼即錯右盼已老一念萬年過君不見寒山子癩兒行太早也不十年歸不得即今在然忘却來時道渠儂得自由放過一着便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

裏一手擡一手搗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
草茸茸煙霧霧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
絲毫屬聖徧界不曾藏一一蓋覆不得所謂
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盧是箇大
解脫門左顧無暇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
衡山石室中唐德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
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
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
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
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欽嘆之
似這般清寥寥白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
得定如生鐵鑄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
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爲石室行者每踏碓
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
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

卷四

十一

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
溪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
是住居西雪竇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
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
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
下有班白人嘵嘵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
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
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
到這裏如癡似兀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
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日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縑素決猶豫若不
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當頭蹉過
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真且道是皂是白
是曲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舉文殊問無着近離什麼處

不可不借問
也有這箇消

無着云南方草窠裏出頭何必擔向者

有南毛上大方無外為什麼却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若問別人則禱生猶

掛唇商在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實頭人難得殊

云多少眾當時便與一喝着云或三百或

五百盡是野狐精無着問文殊此間如何

住持撥着便回轉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

雜敗缺不少置着云多少眾還我話頭來

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顯言倒語且道是多

無着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

他宿遂問近離甚處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

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

多少眾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着却問文殊

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着

云多少眾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

舉起玻璃蓋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

殊云尋常將什麼喫茶着無語遂辭去文殊

令均提童子送出門首無着問童子云適來

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着應

喏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何寺童子指金剛

後面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隱不見只是空谷

彼處後來謂之金剛窟後有僧問風穴如何

是清涼山正主穴云一句不違無着問迄今

猶作野盤僧若要參透平平實實腳踏實地

向無着言下薦得自然居鑊湯爐炭中亦不

聞熱居寒冰上亦不聞冷若要參透使孤危

峭峻如金剛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

水洒不着風吹不入不見漳州地藏問僧近

離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如何僧云

商量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且道與文殊答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着答

處不是文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
什麼交涉還辨明得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
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這裏透得千
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把
得住相次間到這境界

千峰盤屈色如藍

還見文殊麼

誰謂文殊是對

談設使普賢也不

堪笑清涼多少衆

且道笑什

麼已在

言前 前三二與後三三

試請脚下辨看

子落地樣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

雪竇只是重拈一徧不曾頌着只如僧問法

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

又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不可也喚作重拈一徧明招獨眼龍亦頌其

意有益天蓋地之機道廓周沙界勝伽藍滿
目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
翠山巖廓周沙界勝伽藍此指草窟化寺所
謂有權實雙行之機滿目文殊是對談言下
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正當恁麼時

喚作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且不是這

箇道理雪竇只改明招底用却有針線千峰

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手句中有權有實

有理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談不知

是文殊後來無着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

於粥鍋上現被無着拈攪粥筴便打雖然如

是也是賊過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

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猶較些子堪笑清涼多

少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笑處便見他

道前三三與後三三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今日一日只

也是落草後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是也

頭也是落草沙云遊山來不可落草敗缺

勸過這老漢沙云遊山來不少草裏漢

箭過新羅首座云到什麼處來按若有所至未免

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落草相牽入火坑

來只在荆棘

林裏座云大似春意相隨來也將錯就

坐云也勝秋露滴芙蓉錯一手搔一手搦

雪竇着語云謝答話土上加泥前箭猶輕

後箭深有什麼了期

長沙鹿苑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

輩同時機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頌

便與頌你若作家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

仰山尋常機鋒最為第一一日同長沙翫月

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

沙云恰是便倩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

一踏踏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

人號為岑大蟲因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也

會下人便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

座云到什麼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

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

未嘗不以此事為念看他賓主互喚當機直

截各不相繞既是遊山為什麼却問道到什

麼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子便道到夾山亭

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住著處

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

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

蓉馬雪竇云謝答話代末後語也也落兩邊畢

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

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

化物也無沙云黃鸝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

題也未拙云未曾題沙云得開題取一篇也

好岑大蟲平生為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
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埃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盡何人

眼不開頂門上放光大光明始始隨芳草去

漏道不少不是一回落又逐落花回處處全真

且喜歸來脚羸鶴翹寒木左之右之添一

下泥深三尺羸鶴翹寒木句更有許多開

事在狂猿嘯古臺却因親着力添一句也長

沙無限意便打末後一句道什麼草裏

過後張云更不可放過一坑埋却墮在鬼窟裏咄漢賦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

山仰云曾到五老峰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闍

黎不曾遊山辨縞素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

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無些

子滲漏若不如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界

爲四

十七

爲轉物不見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
提時節向上一竅始解穩坐若透得依舊山
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當本體如大拍盲
人相似趙州道雞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
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影裏些些子棍無檔袴
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爲修行利濟人誰
知翻成不啣溜若得真實到這境界何人眼
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這境界都
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所以道
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
他左邊貼一句右邊貼一句一似一首詩相
似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引到這裏
自覺漏逗蓋云長沙無限意咄如作夢却醒
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勒絕若是山僧即
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垂示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
難諧腦門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劍若不是
眼辨手親爭能搆得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
下卜度殊不知鬪體前見鬼無數且道不落
意根不抱得失忽有箇恁麼舉覺作麼生祇
對試舉看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

箭脫離弦無返
回勢月明照見

夜行人中也識法
者懼好和聲便打
檢看便打
云是什麼

何處求心

其端人好不
勞重舉自點

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
出普化一人師臨遷化謂眾云還有人邈得
吾真麼眾皆寫真呈師師皆叱之普化出云
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便打筋
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一
日示眾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

依何住璿璣不動寂止無痕觀面相呈更無
餘事雪竇拈兩句來頌直是渾金璞玉不見
道瘴病不假驢馳藥山僧爲什麼道和聲便
打只爲佗檐枷過狀古人道聞稱聲外句莫
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生直得奔流度水

電轉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

不着若是深入閻奧徹骨徹髓見得透底盤

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左轉右轉底盤山

只得一槓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轉未夢

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

風四

十八

分不見三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

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

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善因而

招惡果所以道無爲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

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

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
若作情解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七穿
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言猶在耳何處求心不勞重舉自點檢看打云是什

麼白雲為蓋頭上安頭流泉作琴聞麼相隨來也

一聽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落宮商非干

堪悲五音六律盡分明雨過夜塘秋水深迅雷不及

掩耳直得拖泥帶水在什麼處便打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

界有者道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

不恁麼會雪竇去他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為

蓋流泉作琴蘇內翰見照覺有頌云溪聲便

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

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雪竇借流泉作一片長

舌頭所以道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峰乾

和尚道還識得命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
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巨晴空是普賢境界
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這般曲調也須
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勞側耳古人道聾
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底總不聞雲門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是體顧是用
未舉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見得坐斷要津若
朕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後見得
落在意根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却似雨
過夜塘秋水深此一頌曾有人論量羨雪竇
有翰林之才雨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著
眼看更若遲疑即討不見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鬧市裏七縱八
橫若論頓也不留朕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儻
或不立頓漸又作麼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

正恁麼時誰是作者試舉看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倚公說禪祖道什麼

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千人萬人撼不動請說節角在什麼

處三要印開去即印住正令當住即印破

不犯鋒鏖再犯不容看取只如不去不住看無頓置處多少請

詐印即是不印即是天下人頭出頭沒有分文彩已彰但請撒

散禪林喝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

牛之機釣得一箇暗曉請師不搭印話頭

爭奈泥沙似鶴捉鳩寶網陂佇思可惜許也有

過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擬擬

議三四死了穴打一拂子好打這箇令須

得穴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何必雪

擬議開口一死更不再活這漢穴又打一

拂子教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灼然却被

傍人觀破

穴云見箇什麼道理也好與一撥却教主

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似則似是則未是須知傍人有眼東

家人死西穴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

栽松次檗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

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

鑽地一下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二十棒了

也濟又打地一下云噓噓檗云吾宗到汝大

與於世瀉山詰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

雖然如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檗云吾宗

到汝大與於世大似憐兒不覺醜後來瀉山

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付臨濟一人別更有

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

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但舉看仰山云

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此乃識風

穴也穴初參雪峰五年因請益臨濟入堂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穴云未審意旨如何峰云吾昔與岩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若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穴後又見瑞岩常自喚主人公自云咄復云惺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穴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他來參南院穴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日遂見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覲南院云雪峰古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穴云自離東來清云還過小江否穴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圓山鳥飛不渡子莫盜聽遺言穴云滄海尚怯鱗鱗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穴

云這箇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謔語穴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云赦罪放憊速須出去穴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謂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回再入方丈清坐次便問某適來輒呈駿見冒瀆尊顏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樓寶蓋東清云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穴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祕却畧借劍看穴云鼎首旣人携劍去清云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頑穴云若不觸風化馬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袖子菽麥不分穴云只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清云巨浪

湧千尋澄波不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
削便禮拜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
茶風穴初到南院便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
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
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闍黎又
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瞎院遂拈拄
杖穴云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莫
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
子鈍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侶持鉢不得詐道
不饑院云闍黎莫曾到此間麼穴云是何言
歟院云好好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
坐喫茶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
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
什麼處穴云鹿門與廊侍者同過夏院云元
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穴云始

真如

十三

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
這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穴自此服膺
在南院會下作團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
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云
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起棒云棒下無
生忍臨機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
代雜亂鄧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
大盛他凡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攢花
簇錦字字皆有下落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
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何
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之機無
你撼動處你才去即印住你才住即印破教
你百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鈎頭有餌是時座下有

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作家便答他道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開云垂釣四海只釣得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爲釣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沒交涉盧陂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其實盧陂要討好語對他不欲行令被風穴一向用攙旗奪鼓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若掃掃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等你討得來即頭落也牧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

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按着便動解隨機說法若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濟有四寶主話夫參學之人須仔細如賓主相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應物見形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有如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樣學人便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

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
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
辨呼爲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
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
用一時行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私覺禪
師示衆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
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
欺之力看佗雪竇頌出

擒得盧陂跨鐵牛

千人萬人中也要呈巧
藝敗軍之將不再斬

三玄戈甲未經酬

當局者迷受災如
受福受降如受敵楚王

城畔朝宗水

說什麼朝宗水浩浩充塞喝
大地任是四海也須倒流

下曾令却倒流

不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
咄驚走陝府鐵牛嚇殺嘉

州大像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擒得盧陂
跨鐵牛三玄戈甲未經酬臨濟下有三玄三

要凡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
問風穴如何是第一句穴云三要印開朱點
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穴云妙
辨豈容無着問漚和不負截流機如何是第
三句穴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頭
人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隨身不
輕酬他若不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雪竇要
出臨濟下機鋒莫道是盧陂假饒楚王城畔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朝宗只消一喝也
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
如猿在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煨
百鍊精金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大用現前底
將什麼試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

搥搥堆頭
見丈六金

身班班駁駁 門云花藥欄 問處不真答來由

駁是什麼 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 潭菴吞箇棗 門

云金毛獅子 也褒也貶兩采一賽將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麼雲門答處麼若知得

兩口同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顛預僧問玄沙

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具金剛眼

試請辨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

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開一線道同死同

生雲門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

麼會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

莫向外卜度所以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

言皆銷歸自己令轉轉地活鱖鱖處便

道若擬議尋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道法

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雲門驗這

僧其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屋裏

事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且

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他是貶他巖頭道

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活句不

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

自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

門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

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

疊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

是其中人便當頭頌出

花藥欄 言猶 莫顛預 如麻似粟也有星在

秤兮不在盤 太葛藤各自向衣單 便恁麼

潭菴吞 太無端 自領出去灼然真 金毛獅

子大家看 放出一箇半箇也是箇狗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

此一頌不異拈占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顛顛
人皆道雲門信彩答將去總作情解會佗底
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顛顛蓋雲門
意不在花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不
在盤這一句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
天如星在秤不在於盤且道那箇是秤若辨
明得出不辜負雪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慈
悲分明向你道不在這裏在那邊去且道那
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這僧
道便恁麼去時如何雪竇道這僧也太無端
且道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恁麼道不會來
恁麼道金毛獅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麼
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
落節直饒七縱八橫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請

說在什麼處試舉看

舉陸巨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

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

怪鬼窟裏作活計畫餅不南泉指庭前花

道可充饑也是草裏商量什麼吐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干山僧

事吐夫丈夫當時下得一轉語不唯截斷

南泉亦乃與天下袖僧出氣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鶻鶻繞了從君看莫把金針

陸巨大夫久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游

泳肇論一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為奇特問

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也甚奇怪肇法師乃晉時高僧與生融濬同

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年好讀莊老後因

寫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

綜諸經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

我形亦爾也同生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論齊物肇公大意論性皆歸自己不見他論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南北東西皆可不可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石頭因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爲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豈有恁麼事陸巨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

馬四

壬九

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佗拈出痛處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上推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亦如人在夢欲覺不覺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將去看他恁麼說話也不妨難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聞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古人道若於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着巖頭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兒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

影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

一時是箇花入裂眼耳鼻舌身意

無孔鐵鎚我這裏無這

自長短者自短青是青霜天月落夜將半

黃是黃你向什麼處觀引你入草了也徧界不

曾藏切忌向鬼窟裏坐誰共澄潭照影寒

有麼有麼若不同牀睡馬知被底穿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

箇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

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

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為兩段但只可山是

山水是水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

碍眼光且道向什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

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

你自相度還知雲竇以本分事為人麼誰共

馬

三十

澄潭照影寒為復自照為復共人照須是絕

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

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四

音釋

珊師森切音山珊瑚生海

中色赤又珊瑚佩聲

煨烏魁切音威煨

雷力霖慮迅

又雷神名

窠窟上苦禾切音科鳥在穴曰窠

翻上田黎切音題下洪孤

切音胡駸駸酥之精液

慧又慧

窠窟上苦禾切音科鳥在穴曰窠

翻上田黎切音題下洪孤

切音胡駸駸酥之精液